

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故事

ZHONGGUO RENMIN FANDI DOUZHENG DE GUSHI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故事

叶 元 谷 章等編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故事

叶元谷 董等編著

毛震耀等繪圖 龔韵文装幀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3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14号

商务印书馆上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：社1075 (高小·初中)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28 印張9 1/14 字數157,000

1962年4月第1版 196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30,000

統一書号：R10024·2781

定价：(6) 0.65元

帝国主义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这样的不同。搗乱，失敗，再搗乱，再失敗，直至灭亡——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邏輯，他們决不会違背这个邏輯的。这是一条馬克思主义的定律。我們說“帝国主义是很凶惡的”，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，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，他們也决不能成佛，直至他們的灭亡。

斗争，失敗，再斗争，再失敗，再斗争，直至胜利——这就是人民的邏輯，他們也是决不会違背这个邏輯的。这是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。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經是依照了这条定律，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。

——毛澤东

（引自毛澤东选集第四卷 1490—1491 頁）

前 言

从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开始，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，这一百多年中，中国受尽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。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许多次侵略战争，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，割地，赔款，控制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，控制中国的交通事业，压迫中国的民族工商业，用传教、办医院、办学校、办报纸等方法，培养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，……总之，他们干尽了一切坏事。但是，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那天起，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从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运动、中法战争、中日战争、义和团运动、五四运动、五卅运动、抗日战争，直至表面上是蒋介石发动的内战，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，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于屈服帝国主义的反抗精神，使得帝国主义一直未能灭亡中国。

为了帮助少年朋友学习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，了解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、英勇奋斗、敢于斗争、敢于胜利的坚毅精神，我们编了这本“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故事”。

毛主席告诉我们：捣乱，失败，再捣乱，再失败，直至灭亡——这是帝国主义者的逻辑。斗争，失败，再斗争，再失败，再斗争，直至

胜利——这是人民的逻辑。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，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。这本书里反映的一系列的历史事实，可以帮助少年朋友们理解毛主席这一段话的深刻意义。

现在，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形势跟一百多年前完全不同了。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不断强大，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不断增长，帝国主义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。但是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。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正在进行疯狂的挣扎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，准备新的世界战争，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，破坏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，镇压和破坏亚洲、非洲、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。但美帝国主义这一切挣扎，是扭转不了帝国主义一定要失败、各国人民一定要胜利的这个历史车轮的。我们坚决相信，只要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阵营为核心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，结成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，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，胜利是一定属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，帝国主义最终将在地球上消灭。

編 者

目 录

前言

虎門焚烟·····	叶 元	1
平英团·····	叶 元	26
吳淞要塞血战·····	谷 葦	42
太平軍痛打洋枪队·····	协 文	54
黑旗軍抗击法国侵略軍·····	钟 悅	68
鎮南关抗法大战·····	罗 諾	84
誓守牡丹台·····	周济宾	99
甲午海战·····	叶 楠	113
义和团大战落堡鎮·····	張士杰	136
“五四”运动·····	黄慧臻	145
“五卅”风暴·····	黄振宝	152
回头沟伏击战·····	董秀坤	160
平型关前大敗日本兵·····	李天佑	170
芦家滩痛歼敌寇·····	曾如清	186
冀中地道战·····	符成珍	205
上甘岭之战·····	朱夏仪	225

虎門焚烟

叶 元



从十八世紀末期起，英国向中国輸入鴉片日益增加，1835 年全中国吸食鴉片的人数在二百万以上，流行地区遍及十几省，到 1838 年輸入鴉片竟达四万余箱。这不仅毒害了中国人民，而且使白銀大量外流，因而引起銀价飞漲，財政困难，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經济和国防力量。

鴉片的危害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。1839 年，清朝道光皇帝被迫派林則徐为欽差大臣，赴广东查禁鴉片。下面就是“虎門焚烟”的故事。当时林則徐在广大人民支持下，坚持民族立場，不怕貪官污吏，不怕拿着洋枪洋炮的侵略者，坚决地查禁鴉片，并且击退了侵略者的挑衅，揭开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斗争的序幕。

——編者

决 策

清朝道光皇帝旻宁经过反复考虑，决定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，到广州去查禁鸦片。

旻宁下这个决心，当然不是为老百姓着想，只是因为林则徐奏请禁烟的奏折中，有一句话死死地啃住了他的心，叫他怎么也不放心不下。林则徐说：“鸦片的害处大极了，如果再这样泛滥下去，不加禁绝，那末几十年之后，不但再也募不到兵，而且再也筹不到餉了。”真要闹到这般地步，皇朝的天下还保得住吗？老百姓的死活可以不管，大清皇朝的江山可不能不管。这样一想，他便不再犹疑了，立即传话军机处，下了一道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的圣旨。

林则徐是当时比较进步的官吏，他不畏强暴，敢作敢为，有爱国爱民的思想，与一般官吏不同。因此老百姓都爱戴他，唤他做“林青天”。早在湖广总督任内，他就看出鸦片之害足以亡国灭种，主张严加禁绝，并想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禁烟办法，收效很大。所以广州的老百姓一听说朝廷派他为钦差大臣，都高兴极了，巴不得他快点来。

但是，另一帮靠贩运鸦片发财、反对禁烟的投降派分子，从他们的首领北京的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穆彰阿，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，直到广州包庇鸦片走私的大小官吏，乃至大烟贩子、烟馆老板等等，一听到这消息都非常着急。其中特别是广州行商的头子、怡和行老板伍绍荣，愁得心神不定，坐立不安，简直连饭也吃

不下了。这也难怪，原来行商是当时负责对外贸易的商人，洋人的一切商务贸易必须通过他们才得与中国官方联系。由于职务关系，他们与洋人接触最多，弊病最大。伍绍荣想来想去，首先是应该把洋人庇护住，只有先把洋人的马脚裹严实了，自己身上才得干净。正好他从海关探得一道密讯，说林则徐一到广州，就首先要拿英国最大的鸦片贩子颠地开刀。于是，他急急忙忙乘了一顶快轿，直奔商馆来找颠地。

快轿在商馆门口刚一落地，伍绍荣便从轿洞里钻出来，匆匆地跨上台阶，穿过长廊，一直跑进起居室，见颠地正和几个洋人在吃酒玩牌，他便在颠地身旁坐下，从腰里掏出一张字条，往颠地面前一摊，喘着气道：“颠地先生，钦差林大人就要到了，你看，抓人的名单上头一名就是你！”

其他洋人见了，倒有点吃惊，但颠地自己却一点不急，照样洗牌、发牌，只是眯着眼睛斜看了一下名单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没关系。”

伍绍荣劝道：“依我看，你还是先躲一躲的好。”

颠地根本不答理，只是不住地摇头。

伍绍荣急了。“你不知道这位钦差大臣的厉害，湖广的烟客听了他的名字，魂都吓掉了，你还是躲一躲吧，出了乱子我可担当不起。”

颠地把牌一放，歪着脑袋问道：“你说，这林则徐是不是中国人？”

伍绍荣莫名其妙地瞪起了一对三角眼，说：“怎么不是中国

人！”

顧地冷笑一聲說：“是中國人就好。我不相信他會不要錢。”

周圍的洋人全笑了。

顧地招手喚了一個洋管事過來，吩咐道：“通知我們的躉船開出口外去避避風頭，又有新官上任啦！”

又是一陣笑聲。

這些洋人把中國的官場看透了，他們根本不相信中國人會認真禁煙。

伍紹榮啼笑皆非地站起來，望着這群咧嘴大笑的洋煙販子，搖了搖頭，輕輕地嘆了口氣。

就在他們演出這場活劇時，欽差大臣林則徐的官船，悄悄地靠攏了廣州長堤的天字碼頭。

這一天是1839年3月10日。

私 訪

第二天下午，廣州長堤的江面上划來了一只小船。划船的是一个精壯強悍的小伙子，名喚麥寬；搖櫓的是他的妻子阿寬嫂；艙中坐着一位五十開外的老人，雖然客商打扮，但舉止風度絕不象生意人，特別是那開闊聰慧的前額和一對烏黑發亮、英光逼人的眼睛，使人一見便生敬畏親切之感。跟隨着他的是一个家丁打扮的中年漢子，肩上搭着包袱和雨傘。

這位老人，上身倚在船欄上，用一把折扇遮在額沿，擋着斜射

过来的太阳，全神贯注地向长堤对面的沙面一带眺望。那里，沿江矗立着一排排高大的洋楼，挂着英、美、法、荷兰等国的国旗。楼前一片广场，场上种着花草树木。洋人有的三三两两地在散步游逛；有的摆着小摊子，向行人兜售洋布、钟表之类新奇的洋货；还有一个洋教士手捧圣经在传教，四周围着一群好奇的中国入。

老人默默地观察了一番，问麦宽道：“小兄弟，这前面就是洋人的商馆？”

这句话本来是很平常的，但麦宽听了却不受用，他象跟谁吵架似的，粗声粗气地说道：“是商馆，怎么的？”

中年汉子听了很冒火，正待发作，老人把脸一沉，轻轻地“嗯”了一声，这汉子连忙低下头来，不再作声。

就在这同时，阿宽嫂喝止麦宽道：“阿宽，怎么可以这样！”随即对老人陪笑道：“您老人家别见怪，他这人就是这个脾气，提不得商馆洋人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老人感到奇怪。

“他媽是叫洋人給砸死的。”

“这为什么？”老人紧蹙双眉，注意地倾听。

“就是为了不肯給洋人装鴉片。”

“哦。”老人十分同情，不覺望了望这小伙子。接着又問道：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”

“去年……”

阿宽嫂还没往下说，就被麦宽厉声打断：“别说了！”

阿宽嫂依了他的话，不再往下说了。阿宽嫂知道麦宽心里难

受，但她心里又何尝好过呢？她也恨洋人啊！因此她非常关心欽差大臣的来临。她认真地問老人道：

“老人家，这回皇上派欽差大臣来，能把洋人治住嗎？”

“你說呢？”老人反过来問她。

“我說能治住！”阿寬嫂两眼睜得滾圓，帶着孩子般的稚气，一本正經地說。

“这为什么？”老人微笑着問。

“这还不簡單！这位欽差大人是‘林青天’嘛！”在她看来，似乎这是显而易見、不必多問的。为了进一步証明她的話对，她繼續說道：“你不看見，他老人家才来了两天，大佛寺里收繳的鴉片烟膏、烟枪就堆得有小山高，全城烟館哪一家不貼上了封条？現在，还有誰敢抽大烟？”

這話不假。林則徐人還沒到广州，就开列名单，密令广东布政使、按察使查拿烟販、汉奸；一到广州，便在老城內大佛寺設了“紳士公局”，收繳民間的烟土烟具，勒令烟客限期戒絕，喜得那些因家里有人抽烟而受害的老太太、小媳婦們，趴在大佛跟前直叩头，逢人便喜笑颜开地說：“林大人来了，这可有了活路了！”

但麦寬却不信，他以他自身的經歷来看这世道：“我媽叫洋人砸死了，官家又何尝敢碰洋人半根毫毛？媽一死，小妹妹也活不成，好好一个家就这样給拆了。这可不是我麦寬一家啊！受鴉片的害，吃洋人的亏的可多啦！”麦寬一想到这些，心里便有气。他怪阿寬嫂太天真，便用話頂她道：“这是对咱老百姓；对洋人，——敢嗎？”

“为什么不敢？”老人想听听这小伙子的意见。

“要敢，还能看着洋人把大烟一船一船装着朝口外运？”

“真有这事？”老人吃惊地问。

“我说胡话干啥？我昨天打鱼回来亲眼看见的。喏——”他一指阿宽嫂，“她也看见的。”

“这倒是真的。”阿宽嫂点头承认。

“是吧！”麦宽因自己的话被人证实而得意了。接着说道：“再不想法堵截，大烟偷运光了，光剩下几个光杆洋人躺在商馆里耍赖，看钦差大人怎么个治法！”

正说间，阿宽嫂的脸色突然阴暗下来，向船头喊道：“阿宽，那个洋鬼子又回来了！”

麦宽抬头一看，眼里立刻冒出怒火，恶狠狠地骂了一声：“兔崽子！”

老人詫异地问道：“谁？”

阿宽嫂伸手往前一指，“喏！——就是那个什么英国领事叫义律的。”

老人顺着阿宽嫂手指的方向望去，果见英国商馆大楼的平台上，走出了一个人身材瘦长的英国绅士。

老人问：“义律不是在澳门的吗？”

阿宽嫂说：“他是常来常往的。”

麦宽补了一句：“他一来准没好事。”

老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：“哦！”

不久，平台上又走出了一个人肥猪一样的矮胖子，和义律两人勾

搭在一起，扶着栏杆在說些什么。

老人問：“这矮胖子是誰？”

阿寬嫂說：“賴地。”

老人恍然大悟道：“哦！这就是賴地！”

麦寬說：“这是洋鬼子里头最大的大烟販子，最坏的坏蛋。”

老人連連点头道：“对，对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

阿寬嫂感到詫异，問道：“客官，你認識他？”

老人略頓了頓說：“呃——对，对，我認識他。”

阿寬嫂警惕地盯了老人一眼，用試探的口吻問道：“你想找他？”

“对，我正要找他！”老人毫不犹豫地說。

阿寬嫂遞了一个眼色給麦寬，轉而冷冷地問老人道：“那，船要靠岸嗎？”

老人說：“不，今天晚了，明天再說吧！”

太阳正向西边落下去，晚霞照滿江面，两岸漁船炊烟縷縷，已經是晚飯时候了。

阿寬嫂瞅着老人，挑逗似地故意問道：“明天要跑了呢？——欽差大臣来了呀！”

老人微微一笑道：“跑不了！正是因为欽差大臣来了，他就跑不了啦。”接着便爽朗地大笑起来。他那家丁也跟着笑了。这笑声給人一种輕松、安宁的感觉。

阿寬嫂开始感到这老人有点异样，不同于一般人，她默默地望着老人，不再作声。

老人吩咐把船划到白鵝潭去。

这时，夜幕已降临大地。在暮色苍茫中，一艘狭长的大战船停泊在白鹅潭江心，周围环伺着几条水师巡船。老人的家丁叫把船划过去，麦宽夫妻有点犹豫，老人笑慰道：“不要怕，划过去！”

小船还未靠拢巨舰，早见一条水师巡船飞驶而来。两船相并后，巡船里走出一位白须老将，他迅速跳上小船，迎着老人打个扞道：“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给大帅请安！”

麦宽夫妻听了，起初是大吃一惊，然后是如梦初醒。他们望望白发银须的关天培，又望望巡船头前那只印有一个斗大的“林”字的大灯笼，才知道这位和他们逛游了大半天的老人，原来就是钦差大臣林则徐。

林则徐临下船时，命左右取过十两一錠的银子赏给麦宽夫妻，亲切而庄重地说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说咱们不敢碰洋人，这话不对。只要咱们上下齐心，咱们就敢碰洋人，而且一定能把洋人碰倒！”

第二天中午，广州城里传开了这么一条消息：英国的二十二条鸦片趸船，全叫水师堵截住了，一条也没跑脱。就在同一天，清兵包围了商馆区，并向各国商人颁发了钦差大臣限期缴烟的谕帖。

听到这消息时，麦宽夫妻正在海上打鱼。阿宽嫂兴奋地说：“我说的吧，林大人跟别的大人不同！”

麦宽有点难为情，但心里也充满了喜悦，心情特别舒畅。他没有和阿宽嫂争辩，但也沒有直接表示同意。不知是自我解嘲，还是确实没有完全相信，他只是笑笑说：“往后再瞧吧！”

这一天，他们打鱼特别顺利，打到的鱼也特别多，几乎把小船压得连漂都漂不动了。

商館区被围困了起来。

商館廣場上賣西洋貨的攤子不見了，洋教士沙啞的說教聲也消失了。各國商館的大門都關得緊緊的，一隊隊綠營兵，抗着刀槍，打着標旗，在商館四周來回巡邏。沒事的閑人興高采烈地圍在四周看熱鬧，孩子們笑呀、叫呀、跳呀的，比過年還快活。

商館里却是另一副景象。平日氣焰囂張，不把中國人看在眼里的洋先生、洋老爺們，這陣却都吓毛了，他們靜悄悄地齊集在大廳里，听伍紹榮帶去的通事宜讀欽差大臣的諭帖。諭帖中有句話，叫做“如果再帶鴉片，人即正法”。他們不懂是什麼意思，便有一個大胆的走到伍紹榮座前，問道：“請問伍先生，什麼叫‘人即正法’？”

今天的伍紹榮似乎也與往常不一樣，他在四名親兵的簇擁下，閉着眼睛，架着大腿，端坐在大廳正中的太師椅上；模樣兒看來倒也挺莊重。這時，他微微睜開一只眼睛，抬起右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，說道：“‘正法’就是殺頭！”

這句話，就象用把錐子在这些洋先生們的腰眼里扎了一錐子似的，全大廳頓時尖叫成一片。就在這陣慌亂中，商館的洋管事悄悄走到伍紹榮身邊，低下頭來輕輕地說道：“義律領事請閣下立刻去一趟。”伍紹榮會意，站起身來，干咳了一聲，官腔十足地吩咐左右道：“你們好好開導開導他們，我去去就來。”說罷，跟隨洋管事上